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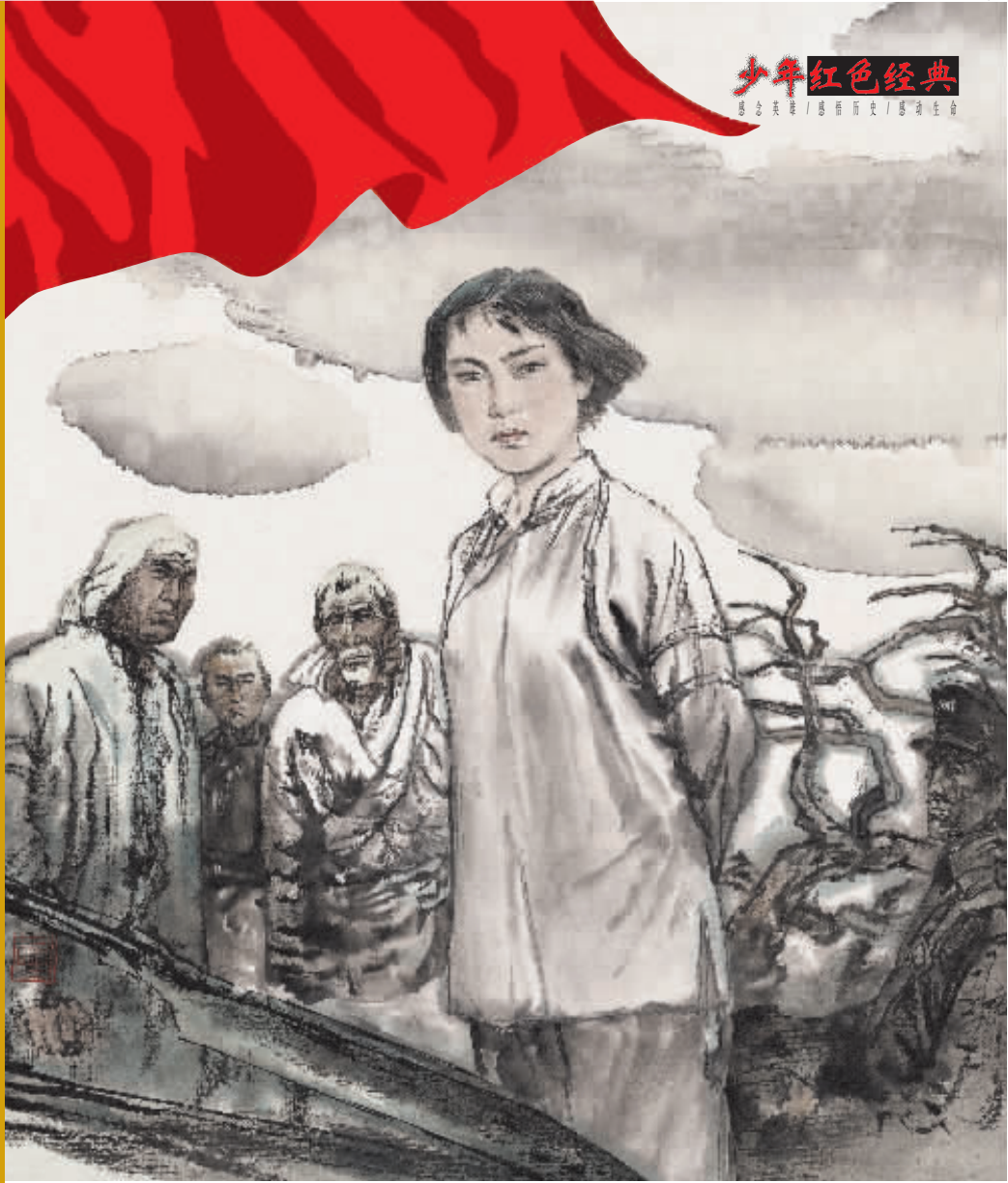
少年红色经典

革命年代 / 革命年代 / 革命年代

少年红色经典

刘胡兰

杏
绵 / 编著



杏 绵 / 编著

刘胡兰

21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21st Century Publishing House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21st Century Publishing House



少年红色经典

杏 绵 / 编著

刘胡兰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21st Century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刘胡兰/杏绵编著. —南昌: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2004.9

(少年红色经典)

ISBN 7-5391-2726-0

I.刘... II.杏... III.儿童文学-中篇小说-中国-当代

IV.I287.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4)第079119号

刘胡兰 / 杏绵 编著

策划编辑 史敬娴 陈小冶

责任编辑 张秋林 魏钢强

装帧设计 魏钢强

出版发行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江西省南昌市子安路75号)

www.21cccc.com cc21@163.net

出版人 张秋林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深圳市鹰达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版 次 2004年9月第1版 2004年9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889×1194 1/32

印 张 4.25

插 页 2

字 数 75千

书 号 ISBN 7-5391-2726-0/I·654

定 价 7.5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寄本社图书发行公司调换 0791-6524997

出版说明

“少年红色经典”丛书共二十册,分“文学故事”和“英雄故事”两个系列。前者为原创的文学作品,后者多为纪实的人物传记。作品中的英雄,不管是艺术形象还是生活原型,都是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全社会、特别是青少年崇拜和追慕的偶像。英雄的壮举影响了几代人,成为人们的精神支柱和行为典范。

丛书主要选取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战争时期最具影响的英雄人物的故事,和相关题材中最具代表性的文学作品。在这些作品中,革命人民的大智大勇得到了充分展示,爱国主义、革命英雄主义的历史意识得到了有力张扬。在这些作品中,人物个性鲜明,感情单纯强烈,情节清晰明了,冲突紧张激烈,语言生动朴实,风格健康明朗,结局总是正义战胜邪恶,人物的命运总是和国家、民族的命运紧密相连。这些作品往

往有真实的历史为依托，作者大都有扎实的生活体验，有饱满的创作激情，有深厚的写作功力，加之未被商品市场之风沾染和浸润的严肃的创作态度，使作品在今天看来仍清新可读。作品鲜明的时代特点和符合大众欣赏习惯的浓郁的民族风格，显示出长久的艺术生命力，具有不可替代的教化和审美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称其为“红色经典”丝毫不为过。

孟子说：“充实之谓美。”远大的理想、坚定的信念、执著的追求、无私的奉献，构成了英雄们充实的精神世界。让唱着流行歌曲、看着卡通漫画、玩着电脑游戏长大的一代，了解历史、亲近英雄、思考责任，使生命绽放出美丽的花朵，个人才有前途。永远高扬革命传统的大旗，不断地与时俱进，民族才有希望。

值此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五十五周年之际，为少年读者送上这套丛书，并以此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七十周年，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二〇〇四年九月

目 录

战火纷飞浴童年	5
上学习班去	9
胡兰回家	16
上级给的任务	19
纺棉花	27
一丝不苟	38
去东堡	48
要做共产党员	55
不怕闲言碎语	62
她的选择	69
撞上了敌人	75
在困难中斗争	85
抗日政府贴出了布告	94
这是什么花招?	101
陈区长带来了消息	106

冷冰冰的天	113
面不改色	121
宁死不屈	125
风范映千秋	133

战火纷飞浴童年

山西省文水县,有个二百多户人家的村庄,叫云周西村,这就是女英雄刘胡兰的故乡。

刘胡兰生在一户普普通通的农家。她的父亲叫刘景谦,脾气秉性和爷爷一样,也是又憨厚,又勤劳,平素干活儿多,说话少。大爷^①刘广谦,曾经在交城县一家杂货铺打过工,算是见过世面的人。不过在这个家庭里,当家主事的是奶奶。不要说儿子媳妇们了,就是爷爷说话也不灵,不论大小事情都是奶奶说了算。全家住在一座四合小院里,有十几亩耕地。男人们种田,女人们纺花织布。一家人勤俭过日子,平素晚上不点灯,为的是省油。遇到好年景,不敢放开肚子吃;遇到坏年景,搅糠拌菜也能凑合过去。

刘胡兰是这个家庭中的长孙女。生下的时候,奶奶见不是男孩儿,虽然没抱怨什么,可常常看着胡兰叹气。过了

^① 大爷:山西省文水县方言,意即大伯或伯伯。

几年,妈妈又怀孕了,奶奶整天在神像前烧香许愿,结果又生了个女儿,这下奶奶可就生气了,不住嘴地叨叨:“刘家的香火就断在你们手里了。不生的不生(大娘还未生孩子),生的是一生一个赔钱货!”妈妈身体本来就不好,生下二女儿爱兰以后,没过二年就病故了。从此以后,胡兰姐妹俩就跟着奶奶过。奶奶从小就教胡兰给妹妹穿衣、喂饭、洗手、洗脸,白天哄着她玩儿,夜里搂着她睡。胡兰很疼爱妹妹,她成了妹妹的小保护神。

云周西村地处晋中平川,位于祁县、交城、文水三县的交界处。抗日战争初期,八路军、游击队、地方工作人员,常来常往。村里建立了抗日政权,成立了农救会、青救会、妇救会等群众组织,还办起了抗日小学。胡兰闹着要上学,奶奶一千个不答应,一万个不赞成,她说:“女孩家,念了书要怎?能成龙,还是能变虎?”后来村公所下了通知:所有适龄儿童都得入学。奶奶觉得惹不起公家,只好让胡兰上了学。胡兰总算如愿了,每天在学校里除了念书识字外,还学唱抗日歌曲,做各种游戏,生活得真快乐。可惜这样的日子只过了两年就结束了。

一九四〇年以后,在抗战开始时退却到晋西南的阎锡山,暗中和日寇相互勾结,签署了“互不侵犯”、“共同反共”的协议。这样一来,日寇就抽出大批兵力向我抗日根据地蚕食,同时和平川里实行“强化治安”。云周西村的环境一下子就变坏了,日军、伪军、汉奸、狗腿子,经常到村里来清

查户口,祸害老百姓。胡兰不能再上学了。每天在家跟着奶奶学纺线,学做针线活儿。这也正合了奶奶的心思。奶奶天天给她念叨做人的本分,天天要领着她在观音像前烧香磕头。有时胡兰烦得不行了,就拿上针线活儿去金香、玉莲家串门儿,和这两个好朋友说说话。

日寇刚开始实行“强化治安”的时候,胡兰以为抗日政权没有了,只能当亡国奴了,心里很难过。后来她才知道那些抗日组织名义上没有了,实际上都转入了地下。以前的抗日村长陈照德,农会秘书石世芳,明里在村里开了个杂货铺做生意,暗里却是在做抗日工作。区县干部、武工队员常到村里来活动。金香家、玉莲家就是他们的落脚点。金香家还长期住着一个亲戚,说是金香的远房舅舅,日本投降以后胡兰才知道,他是我们的敌工站长。胡兰常到金香、玉莲家来,和这些抗日干部们熟悉了,能常常听他们讲一些抗战的道理,于是她对抗战胜利也充满了信心,对共产党闹革命也有了一些认识。从他们口中还常常听到一些根据地军民不怕流血、不怕牺牲,与敌人英勇战斗的动人事迹。这些人和事都给她留下了深刻印象。

抗日区长张有义,在离云周西村五里地的赵庄和敌人遭遇后,战斗中负了重伤。汉奸认出了他是抗日区长,要用大车把他拉到据点里去审讯。张区长为了不当俘虏,不暴露工作秘密,挣扎着爬起来,一头撞在大车轮子上,壮烈牺牲了。过了不久,又调来一个胡区长。有一天早晨,敌人包

围了云周西村,到处搜查抗日干部。区公所的两个小通信员武占魁和王士信,为了掩护胡区长脱险,就在街上和敌人展开枪战,边往村外奔跑,边大声叫喊,为的是引开敌人。结果胡区长得救了,他二人都牺牲了。那时候,敌人经常到村里来搜捕抗日干部,不少群众被拷打审问。金香妈李蕙芳,有一次被敌人拷打得死去活来,腿上被狼狗咬得露出了骨头,但她始终没有暴露她家里住有抗日干部。

这些平凡人们的英雄事迹,深深印在了胡兰的心中。这给她后来冲出家门,参加革命工作,打下了一个良好的基础。

上学习班去

一九四五年秋天,这是日本投降后第一个平平安安的收获季节。

一天傍晚,胡兰从地里摘棉花回来,走到家门口,正好看到金香坐在那里等她。一见面,金香就急不可待地说:

“我要去学习了。”

胡兰知道她指的是妇女训练班。前些天,区妇联干部吕梅就和她们说过,要在贯家堡办个学习班,专门培训妇女积极分子,没想到这么快就办起来了。她急问道:

“除了你,还有谁?”

金香说:“张月英、阎芳珍、李明光,可就是没有你,也没有玉莲。”

胡兰听了,暗自想道:她们三个是一块报的名,为什么只有金香没有她俩呢?要说嫌年龄小吧,金香比她还小一岁,今年刚满十四岁;要说条件不够吧,她们三个是从小一块儿耍大的好朋友。日伪统治时期,三个人经常暗里给来

村的抗日干部们站岗放哨,传递消息。近一个时期又都成了开展妇女工作的积极分子;要说嫌她文化低吧,她虽然只上过二年小学,可在她后妈帮助下也认识了不少字。她后妈叫胡文秀,年轻时候念过几年书。胡兰自觉文化程度比金香还高点。可为什么偏偏名单里没有她呢?她想到这里,忙问金香道:

“吕梅同志还在不在村里?”

“听说很快就要到贯家堡去,要不我就急着来找你。”

胡兰匆忙把棉花送回院里,转身出来就和金香去找吕梅。

吕梅是个二十来岁的区妇联主任。身体很壮实,工作很泼辣。抗战时期也曾来过云周西村,近来一直在这里蹲点,和胡兰她们混得非常熟。她正在院里边把背包往自行车架上捆绑,边和恼悻悻的陈玉莲说话,看到胡兰来了,笑着说:

“嗨,又来了一个要求学习的!”

玉莲气呼呼地说:“我是落后分子,不够格!可胡兰哪条不比别人强,为啥也没她?”

吕梅道:“老实和你们说,本来名单里有你俩,可上午和村干部们研究的时候,都说你两家家里决不会同意,只好取消了。……”

玉莲打断她的话:“只要干部们定了,哪家敢不同意?”

吕梅道:“这是去学习,又不是派差,还能强迫命令?”

一直没有说话的刘胡兰忽然问吕梅道：“我们俩参加学习班究竟够不够条件？”

“当然够。”吕梅郑重地说道，“我看还是这样吧，你们回去和家人商量商量，只要家里同意，你们就来。后天报到，大后天开课。”她说她急于要去贯家堡，不能再耽搁了。临起身她又说了一句：“只要家里同意，你们就是迟来两天也可以。这行了吧！”

玉莲一听这话就高兴了，她说她是非去不可，家里人谁不同意也不行！

胡兰说：“你妈刚死，你爹又病着，你能离开？”

玉莲说：“端饭倒水的事，我二嫂还办不了？他们要不让我走，我就找我二哥去。他整天在外边闹革命不管家，就不准我参加革命？”说完立刻就急忙回家去了。

玉莲她二哥就是现任区长陈照德。

金香对胡兰说道：“你是不是回去先和你奶奶商量商量？”

胡兰没有回答，只是叹了口气。

“要不先打通你爹、你大爷的思想，叫他们劝说你奶奶。”

胡兰还是没有说话，又长长叹了口气。

“那你打算怎办？不去学习了？”

胡兰说：“等我好好思谋思谋再说吧。”说完两个人各自回家了。

胡兰回到家里,和谁也没提这个事,只是一个人苦苦想办法。她知道,这件事和谁说也是白费唾沫,只有奶奶点头才算数。可奶奶能同意吗?平素奶奶对她管得很严,特别是不愿意她和女八路、女工作人员们混在一起,担心她学“野”了,跟上那些人去干“革命”。如今,要知道她到贯家堡去学习,那还不得吵翻了天。近年来,由于胡兰常参加村里的活动,确实有点心“野”了,她非常羡慕那些女八路、女工作人员,恨不得自己也能成为她们中的一员。现在好不容易有了这样一个学习机会,难道就这样白白放过去吗?不能!绝对不能!思来想去,觉得只能是自己给自己做主。只要去了学习班,生米煮成熟饭,就是听奶奶骂一顿也值得。胡兰打定了这个主意,也就安心了。

第二天早晨,胡兰起床后,和往日一样,先给奶奶倒了尿盆,然后就院里院外地打扫。她把奶奶多时未用过的那架织布机都揩抹了个干干净净。她知道,秋收结束以后,奶奶就又要上织布机了。早饭以后,她又把昨天摘回来的那些棉花,晒到院里的席子上。奶奶跟后妈和大娘忙着腌酸菜。她就动手洗换下来的脏衣服。完了又去洗刷爷爷换下的那双又脏又臭的布袜子,洗刷妹妹爱兰的旧鞋。奶奶见她累得一头汗水,心疼地说:

“歇歇,歇歇,吃完饭再收拾也不晚。”

胡兰说:“趁今天好太阳,洗完就算了。”

傍晚爱兰下学回来,她就拉着妹妹坐在大门口,边检

查她的功课,边告她说以后要多帮爷爷奶奶干活儿,听妈妈的话,不要动不动就发脾气。胡兰最不放心的就是妹妹。爱兰是她从小带大的,她真有点舍不得离开她。胡兰一面和爱兰说话,一面又不时向斜对面金香家门口瞥一眼。过了没多久,金香哼着歌儿从大街上走进巷子,一见胡兰就兴冲冲地说:她们几个人已经约好了,明天吃了早饭就动身,玉莲也和她们一块儿走。胡兰一听心里就有底了。金香接着又问胡兰:

“你怎么样?”

胡兰笑了笑说:“只管你们走吧,我的事就不用你操心了。”

第二天吃早饭时候,胡兰爹拿着个空碗从外面回来说:他在饭场上看到村里几个年轻女子,背着行李,到贯家堡学八路去了。奶奶随口说道:

“不好好在家过日子,疯甚?”

胡兰知道这是金香她们起身了,心里很着急,可她不动声色,像往常一样,帮着洗刷完锅盆碗筷,然后这才不紧不慢走出家门。她知道去贯家堡是出村东口,而她却从村北口走出村。然后就沿着庄稼地里的地埂地堰,向东北走去。她急急忙忙走了有半个时辰,终于走上了通贯家堡的大道,而且很快就追上了金香她们。她看见其中没有玉莲,一问才知道是半路上被她二舅追上来,纠缠了半天,最后还是死拖硬拽拉回去了。村妇女主任张月英见胡兰没带着

行李,问道:

“你是不是偷跑出来的?”

胡兰笑了笑说:“不能叫偷跑,我到了学习班会写信告诉家里的。”

还没等胡兰写信,家里已经闹翻天了。这天吃午饭的时候,不见胡兰,家里人谁也不知道她去了哪里。爱兰想起昨晚姐姐和金香的对话,忙对奶奶说了一遍。奶奶就怀疑是跟上那些人走了,立即就去金香家打问。金香妈李蕙芳告她说,听金香讲,胡兰倒是报过名,可上边没通过。今早上她是亲自送金香她们到村口的,没见有胡兰。李蕙芳最后说:“奶奶,听说陈玉莲是她二舅从半路上截回来的,你去问问她吧。”奶奶忙去问了陈玉莲二舅,也说那些人里根本没有刘胡兰。

那么胡兰究竟到哪里去了?奶奶急得叫全家满村去寻找。直到半下午,大爷才算打听回准确消息来:胡兰到妇女训练班去了,他是听去贯家堡送公粮的人亲口说的。奶奶一听,立刻就由着急变成了生气,坐在院里又哭又骂:

“好你个没良心的胡兰子呀!红不说,黑不道,扔下奶奶就当八路去了!这不行!万万不行呀!我今日就非得把你拉回来不可!”她饭也不吃了,水也不喝了,立逼胡兰爹用小车推上她去贯家堡。胡兰大爷刘广谦忙劝道:

“妈,你贸然去可不合适。还是我先去看看究竟是怎回事再说吧。”